

陈冬雷 著

机关大院

上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0) 64283888

机关大院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上

◎ 陈冬雷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机关大院 / 陈冬雷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99-3728-1

I. ①机…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4119 号

书 名 机关大院
著 者 陈冬雷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黄 煜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50 千
印 张 28.7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28-1
定 价 42.00 元 (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症 1

当时省人大常委会到淮海大学要学生时，隗礼寿想选个女生，安排在财经委办公室管档案送文件什么的，但分管财经委的常委会副主任唐明忠不同意。隗礼寿因这事不大痛快，在委员会一次讨论法规草案的会议上，不知是故意抬杠还是坚持原则，对一个条文的修改问题与唐明忠顶撞起来。唐明忠当时非常生气，涨红着脸腾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挥手指了指隗礼寿，说了句：“老隗，你太年轻了！”

第二章 痊 36

如果没有唐明忠，他和走在街上的任何一个年轻人没有多大差别，这些市领导们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更不用说客客气气地向他敬酒了。仅仅一天工夫，刘凡臣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身份和地位带给人的荣耀，那荣耀远比甘醇的美酒令人陶醉。

第三章 癍 64

王民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商业厅工作，几十年稳稳当当，平平安安，一步步熬到厅长的位置，全因了他的稳和不担责任。稳当，性子慢，吃喝的东西能够留存下的都在身体上了。俗话说，心宽体胖，王民智养得白白胖胖，怎么看怎么不像是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人。

第四章 瘡 98

撰写调查报告的任务落在刘凡臣身上。

他当然不想接，但他无能为力。谁都清楚，这是烫手山芋，吃力难讨好。可是，既然身在机关，就得明白：由谁接烫手山芋是要论资排辈的，

除非你是愣头青或傻子，否则烫手山芋必然落在资历最浅的一个人手里。而且，接手者还得心存感激，因为这是对你的培养和磨炼，是为了让你尽快成才，哪怕烫得皮开肉绽，也得经受住严峻考验。刘凡臣懂得，顺从和忍耐会令所有人心安。

第五章 痞

136

有困难并不可怕，克服掉不就得了，但问题是你从哪个角度去克服，为谁的利益去克服。比如遇到原则性问题，你是坚持原则，还是屈服于习惯和领导的指令？屈服于指令会丢失原则，而这又是立法最需要摒弃和起草者最不愿意承受的；坚持原则可能会得罪世俗力量和领导，最终的结果仍然得顺从后者。

第六章 痞

180

周文其起先还热乎乎地找隗礼寿闲聊，渐渐觉得不大对劲，人家没个笑脸，而且话里带了刺儿，冷语冰人，心里便犯嘀咕：“热脸贴上了冷屁股，还滋润得心跳，贱不贱！”于是，不再主动找他，平时遇上了，也仅仅顾个礼数，比不得从前热乎。隗礼寿见他冷热不均的，意得志满取代了摧眉折腰，以为他攀了高枝，变得神气势利，归到品质恶劣上去，心生厌恶，更加看他不起。彼此的误解如绳索的误结，没去用心解开，随意地扯动，反而更加紊乱和复杂，久之，便听之任之，视之若敝屣了。

第七章 痴

225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一场流产的质询竟然伤筋动骨。”崔浩感叹道，“这样看来，李良淮反对预算监督立法，底气确实足，只是被人大老头子们硬打压下去了。但我一直就纳闷，总不会仅仅因为预算监督立法，惹恼了人大这帮老头子，才借故别墅之事发难，找起苗太应的不是，趁机打压

的吧!”转念似觉不妥，又说：“哎，反正，这下预算监督立法工作算是扫除了一大障碍，起码列入人大议程前不会再有多大麻烦了。”

第八章 痒

272

唐明忠每个审议小组都去，摸准了意见的焦点，一一解释。谈言微中，效果尤其明显。刘凡臣私下里笑，心想：“这不是堵别人的嘴吗？虽说发言平等，尽可各抒己见，但他这当领导的一旦定下了调子，哪个还会坚持己见，只好偃旗息鼓、顺水推舟了。省事，意见少，修改不了多少，通过更容易。走过场，不等于走过场嘛！这是立法呀，不太慎重吧！”

第九章 疚

314

这两天，刘凡臣腾出精力，写了一篇从贯彻实施角度谈制定预算监督条例意义的文章，下午已送给崔浩，打算以财经委员会的名义在报上发表。还有一篇根据征求专家意见时收集起来的发言稿整理出来的观点颇为新颖的理论文章，前段时间拟出初稿，他打算这天晚上动笔修改。以他的想法，这篇文章整理出来后，直接送给朱德豪，争取由两人联合署名发表。朱德豪是分管人大理论研究工作的副秘书长，在省内理论界有相当的知名度，选择他，有百利而无一害。

第十章 瘵

353

放眼整个机关，何克年这个年龄段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依然坚守在正科级的位置上。比上惭愧，比后来者更觉难堪。就连刘凡臣自己，比何克年小了十几岁，参加工作刚五年，都已经与他平起平坐了。何克年借此发发怨气、排解内心抑郁，太正常不过。可是，他担任财经办副主任的事已经上报，批准指日可待，平日里大家已半开玩笑地喊他主任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借物寓情，照常理讲，不是十分明智。好在招摇的范围小，而

且没人刻意揣度他的心思。

第十一章 癩

385

第二天，陶亚光向他炫耀，说是隗礼寿拿出了久藏的两瓶茅台，不去吃亏了。刘凡臣一点不后悔，但他确实心有不甘，自怨当时为什么没有产生邪念，该顺手牵羊把隗礼寿那套《金瓶梅》弄到手。世事往往如此，过去了，才悟出它的不可重复。不然，人类就不必期盼后悔药了。他知道，只有省级领导才有这套书的全本，那一套是当年唐明忠送给隗礼寿的，比久藏的茅台有味有价值得多。

第十二章 痒

422

匡亚虹的秘书要回省委办公厅，只是早晚而已，秘书一职又要出现一场争夺。很多人梦寐以求，暗中的较量已经开始。朱德豪曾经旁敲侧击地跟他提到过，好像在试探他。当时，刘凡臣已经领悟，事后更品出更多的意味来。刘凡臣面上犹豫，但心里亮朗。一次，不知为什么说起围棋，何克年提到周文其，说周文其很可能要一仆服侍二主，做个围棋秘书。刘凡臣更加上心，略一打听，证实何克年所言不假。刘凡臣不假思索，横下一条心要跟周文其较量一番。

游走在社会边缘（后记）

448

第一章 症

1

隗礼寿主任突然生病住院了。

他病得有点蹊跷，更不是时候。一年一度的省人大例会正开得热火朝天，几乎所有的机关工作人员都在会上忙碌，没有人关注他的病。

机关大院里冷冷清清，往日熙熙攘攘全敞的大铁门这几日关了半扇，另半扇也没有完全打开。英俊威武的武警战士似乎松懈了精神，一贯笔直的站姿有点放松。几只麻雀优雅地蹲在大门边的灌木丛上闲聊，叽叽喳喳的似乎没完没了，仿佛在纳闷大院里的清静。几缕断续的菜香从机关食堂的方向缓缓飘来，淡淡的，吊不起多少胃口。

刘凡臣想，如果不回单位取会议材料，或许到医院照顾隗礼寿的倒霉事摊不到自己身上。

事实上，他无法选择。办公室主任崔浩喊他回单位取材料时，他正和大会预算组的几个人玩扑克。因为正在兴头上，他起身的动作稍有犹豫，被崔浩噎了两句，只好恋恋不舍地仓皇往楼下奔。自行车骑得风风火火，从主会场所在的淮海宾馆到机关三里多路，刘凡臣眨眼间到了。通过大门时，按规矩应该下车推着进去，因为心里惦记热闹的正酣畅淋漓战斗着的牌局，显得急不可耐，再加上这段日子与站岗的武警战士混了个脸熟，胆子多多少少大了一些，快到铁门时只是侧身下车右脚在地上荡了一下，左



机关大院

脚仍旧踩在自行车的脚踏上，速度极快地飞驰而过。站岗的年轻武警战士望着刘凡臣迅速远去的背影，大叫了一声：“喂，下次不准这样了，啊！”

“OK！”刘凡臣头也不回，举起左手向空中挥了挥，以示对武警战士的谢意。下了车，随手将自行车停靠在楼下绿化带的栅栏边，不等电梯，顺着楼梯疾步而上，走过设在二楼的值班室门口时，当班的小罗大呼小叫地喊住他：“嗨，嗨嗨，刘凡臣，刘凡臣，忙活什么呀你，咋像奔命似的，啥事这样急？”

停住脚步，刘凡臣喘了口气，不等问，小罗又说道：“你们预算组的电话怎么回事，怎么老是打不进去？”

“不会吧！什么事，说吧！”刘凡臣跑得气喘，脸色涨得通红，一缕头发顺在额头，陡然添了几分顽皮。因急等着拿材料，整个神态都不自然，语速异乎寻常的疾快，右手在眼前不停地扇风，好像要出汗了似的。

“你们隗主任病了，住在淮医大附属医院。刚才隗主任托人从医院里打来电话，说是家里没人，看单位是不是能去个人帮忙照料一下。我给秘书长汇报过了，他要我找你们的崔主任，可是你们预算组的电话老是打不进去，怎么回事吗？”

“真的假的？”刘凡臣不大相信，一副屈身向前的姿势丝毫没变，脸上似笑非笑，脱口又说道，“不会吧，隗主任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住院呢？你可别开玩笑啊！”

小罗的脸色立刻绷起来，显然有点生气，眉头皱了皱，点着手指头说：“我说你呀小刘，你这人怎么回事呀，还有拿领导生病开玩笑的！啊，真的，确实是真的，我可是告诉你了啊，出了什么事你负责！”

刘凡臣见状，认真起来，不再敢怠慢，赶紧说：“好，好，好，等我拿了材料，回去立刻告诉崔主任。”

隗礼寿得的什么病，刘凡臣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回到会议住地，将消息告诉给崔浩，在场的人先愣了片刻，便嗡嗡地议论起来，当然没有搅乱正酣畅鏖战的牌局。议来论去，多数人怀疑隗礼寿因失意致心情郁闷而生病。

听着大家似有似无的议论，刘凡臣并没往心里去，他不太相信众人的说法，以为大家只不过是胡乱猜测而已。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后来，崔浩指派他到医院临时照顾隗礼寿，

他嘴上没拒绝，心里着实不大痛快。等他忙好了一切琐事，静下心来坐在病房里时，别人的议论才再次引起刘凡臣的思索。特别在夜半更深之时，周围肃杀一般宁静，刘凡臣得以有充足的时间想捋出个头绪。

对刘凡臣来说，他并不十分了解隗礼寿。一年半之前，他大学毕业分配到淮海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工作。上班伊始，即被抽调参加省委组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组，在农村整整呆了一年，去年底才回来正式上班。省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有一些他只知其名，见人并不认识。财经委的领导，认识是认识了，但并不熟悉。隗礼寿是财经委的专职副主任，是自己的直接领导，仅此而已。至于别的事，大多是道听途说来的。比如吧，关于自己分配到省人大机关的说法，是最近才听人说的。

据传，当时省人大常委会到淮海大学要学生时，隗礼寿想选个女生，安排在财经委办公室管管档案送送文件什么的，但分管财经委的常委会副主任唐明忠不同意。隗礼寿因这事不大痛快，在委员会一次讨论法规草案的会议上，不知是故意抬杠还是坚持原则，对一个条文的修改问题与唐明忠顶撞起来。唐明忠当时非常生气，涨红着脸腾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挥手指了指隗礼寿，说了句：“老隗，你太年轻了！”刹那间，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会议一时停顿下来，会场内安静得令人手足无措，主持会议的财经委主任抖动着双手，声音微弱地宣布会议结束。

转眼间，会场里只剩下隗礼寿一个人。这时的隗礼寿有点失魂落魄，走还是留左右为难，神态极不自然。他深知自己这次惹恼了唐明忠，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惹恼了，没有半点含糊。隗礼寿的身体突然哆嗦了一下，激荡得大脑不得不再次回忆刚刚逝去的一幕。隗礼寿叩问自己，内心里确实有故意的成分，但坚持原则的因子更多一些。若是从前，这种争论法规条文的场面在委员会的会议上经常出现，大家各抒己见，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尽可能地把法规条文修改得更完善，没有人把对方的反对意见当回事，更不会积累成个人恩怨。可是，今天怎么了？态度？口气？情绪？……不管是哪一个，隗礼寿明白其中总有不妥之处，不然，唐明忠不会讲出那么干脆却又隐含了层层深意的话。

这不是唐明忠的作风呀！

隗礼寿自信十分了解唐明忠。机关里的人都知道，隗礼寿每一次的进步几乎都是在唐明忠的关照下实现的。唐明忠出身军伍，解放后留在淮海

省做地方工作，从一个地区调到省供销社后，一呆十几年。隗礼寿到省供销社工作时，唐明忠是省供销社的主任。后来，唐明忠调到淮河边的双桥市担任过几年市委书记，再从市委书记升任副省长。离开省供销社时，唐明忠把隗礼寿提拔为省供销社的办公室副主任。由于年龄关系，唐明忠的副省长只干了两年，按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退居二线到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位子上。

唐明忠任副省长时，隗礼寿便找过他，想调到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唐明忠为他的事确实费了心，事情刚有个眉目时，得知自己要转到省人大，便把隗礼寿叫到他的办公室，征求隗礼寿的意见，想把隗礼寿调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隗礼寿只有感谢唐明忠，哪有拒绝的意思。这样，唐明忠到人大不久，把隗礼寿调到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委，随后机关干部人事调整，隗礼寿担任财经委办公室主任。第二年，各工作委员会要设置一个专职副主任，隗礼寿顺理成章地成为财经委的副主任。当时，机关内有议论，言称设置专职副主任是专为隗礼寿考虑的，其他人只是机遇好沾了光占了便宜而已。隗礼寿当然多多少少听到过一些议论，只是笑一笑，并不往心里去。这么大个机关，几百号人，有点风吹草动生些言辞，实属正常，何况又是机关人异常关心的人事问题！其实，许多人都清楚，这个职位并非专为隗礼寿一人而设，即使作为常务副主任的唐明忠一心为隗礼寿着想，也不必动这么大的手术，绕这么大个弯子，只要提议让隗礼寿担任办公厅的副主任，一样会十拿九稳的。所以，设置专职副主任，从大了说，是为了人大工作，优化干部结构；从小了说，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大干部的进步问题。

自这件事之后，整个机关的人都知道隗礼寿是唐明忠的人，私下里议论隗礼寿的仕途一定会平坦光明，甚至有人传出话来，十分肯定地说，换届之后，隗礼寿将出任分管人事工作的副秘书长。据说，此消息一出，一些急不可耐想进步的小字辈们时不时去敲隗礼寿家的门，虽说达不到门庭若市，总也热闹过一阵。消息真假难辨，隗礼寿心中最有数。他时常有些怀疑：是人们真的知道了内中隐秘，还是不着边际地胡乱猜测？

实际上，隗礼寿确实是在往副秘书长的位置上努力，并且唐明忠的表态已经给他吃了兴奋的定心丸。说他努力，并不体现在工作上如何做出成绩。隗礼寿懂得，工作上如何表现，只是表演给群众看的，群众再多的叫

好声顶不上领导一句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的评价。可以说，在办公室忙一万件事，不如夜晚到领导家走一趟；白天忙得晕头转向，比不上对领导的一句称赞；单位同事竖起再多的大拇指，抵不上领导拍板时的一锤定音。

人生的经验告诉隗礼寿，走上层路线是一条平坦而光明的捷径。他这一生遇到了唐明忠，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幸运。尽管平时被唐明忠骂过不知多少次，但隗礼寿一次次地挺了过来，从羞愧到气愤，从气愤到难过，从难过到忍耐，从忍耐到平淡，从平淡到习惯，从习惯到喜欢，一步一个台阶，能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不知不觉间，隗礼寿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有了极大的改变，早年毛刺刺的小伙子，在唐明忠有心无意的打磨下变得圆溜溜的。每当想到这些，隗礼寿禁不住自嘲地笑笑，嘴里不忘哼上一句：哼，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误人也！误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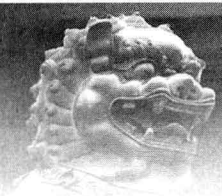
因此，隗礼寿时时事事顺着唐明忠，凡事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地应承，时不时地跟在屁股后头美言几句，摸准唐明忠的脾气是第一关。

隗礼寿清楚，唐明忠来自军伍，而且又是游击队出身，性格里多多少少蕴蓄了暴烈因子。转到地方工作后，唐明忠粗鲁直爽的脾气有增无减，只要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领教过他连训带骂的作风。当然，隗礼寿被唐明忠骂得最多，因为他跟唐明忠接触最多而且时间最长。到了后来，听不到唐明忠的训骂，隗礼寿在唐明忠面前倒显得有点不自然。隗礼寿曾经琢磨过，是不是因为唐明忠随着年龄的增长脾气有所缓和，还是和平时期的气氛渐渐磨损了他的暴烈性格？也许吧！时间是最好的老师，自己的性格几十年来有如此大的变化，别人变化一点当然也属正常。

“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误人，误人矣！”隗礼寿心里总不忘倒腾一句。

正是意识到这些变化后，隗礼寿在唐明忠面前更能放得开，似乎年轻时的那股冲劲被压制了多年之后逐渐复苏。个别时候，唐明忠对隗礼寿的言辞动作看不过，眉头皱一皱，不言语，也就过去了。隗礼寿注意到唐明忠的反应，感觉自己的表现能被接受，更加放得开，有时便试探着更加放肆一下。近来一段时间，有唐明忠在场的谈话，他连多年养成的观察唐明忠神态反应的眼神的习惯都几乎省略了。

有一次，唐明忠旁敲侧击地点了点隗礼寿，语气很和缓：“礼寿呀，最近有什么喜事，看你总是眉开眼笑的？”



隗礼寿心里咯噔一下，站在唐明忠对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看看唐明忠的神情并无怒意，苍老的面颊上似乎还透出一丝笑意，方才放下心，极快地把笑容堆积到脸上，颀颜谦恭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唐老，如果我有喜事，还不第一个告诉您老人家。”

然而，这一次，隗礼寿着实没想到唐明忠会真的发火，而且火气冲天，在那么多人面前丝毫没给他留半点面子。隗礼寿思前想后，才慢慢理出唐明忠的火气并非为这一次的争论而发，恰恰是日积月累的总爆发。隗礼寿谨慎忍耐了大半生，如何到了知天命之年反而变得忘乎所以起来？检点近来的一些言行，他不寒而栗，再怎么痛恨自己的轻率放肆都已无济于事。隗礼寿真想给自己几个巴掌，手抬到半空却舍不得，觉得即使撕破脸皮也于事无补，叹了口气，无力地放下手来。

当天晚上，隗礼寿去了唐明忠家。唐明忠起初不愿见他，在里屋骂了句：“你翅膀硬了，目中无人了。”只闻声不见人影。

隗礼寿一声不吭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深谙唐明忠的脾气，知道他骂一会准会出来。果然，唐明忠摇着蒲扇从里间走出来。隗礼寿腾地站起，满头大汗立在沙发前，一个劲地赔礼道歉。隗礼寿自责半天，唐明忠不停地叹气，一句话没说。隗礼寿巴不得唐明忠能歇斯底里地大骂他一顿，只有这样，郁结在心中的疑惑与不安才能解开与抚平。隗礼寿几乎用乞求的语气想争得骂声，终究未能如愿以偿。唐明忠只是缓缓地说了句：“礼寿啊，以后可要注意了！”

可是，唐明忠给了隗礼寿充足的时间，却没有给他任何改过的机会，留给隗礼寿的只剩下自责和叹息。这以后，隗礼寿不知找过唐明忠多少次，将满腔赤胆和一颗忠心全亮出来，再没打动唐明忠。

副秘书长一职无望，隗礼寿退而求其次，谋划先当选省人大代表，然后稳扎稳打，再图机会。这一要求提出后，唐明忠没反对，一切按程序操作，选区放在双桥市。可是，临到双桥快要召开人大会议时，突然出了变故。后来传出的说法是：省内一个社会团体对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有意见，提出他们应该增加一个名额，省里经过反复协商，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然而，当时大部分市的人大会议已经开过，只剩下省城和双桥市，经反复平衡，最终把放在双桥选区的隗礼寿顶了下来。当然，有关领导找隗礼寿谈了话。隗礼寿表面接受，心里如何都不是滋味，翻来倒去把责任推

到唐明忠身上，怨他关键时刻不帮自己说话。

隗礼寿到头来全盘皆输，前途未卜，生理的防线顿时瓦解，在省人大会议刚开幕的第一天彻底垮塌。

2

夜已深沉。

病房里的日光灯滋滋作响。刘凡臣坐在床边，抬头看了看静夜里唯一发出声响的灯管，强烈的白光刺激得眼睛胀痛。他收回目光，看了一眼静卧病床的隗礼寿，恰巧与隗礼寿眯瞪初醒的目光相遇。四目相对的刹那，刘凡臣禁不住浑身一个激灵，急忙躲闪了。

直到现在，刘凡臣还没弄清隗礼寿得的什么病。对他而言，医学上的病症复杂繁多，他无意理明白。尽管女朋友于晓红的父母都是医生，但他对医院的环境无论如何都提不起兴致，内心深处有种无畏无序的排斥。

一瞬间，刘凡臣从隗礼寿的目光里分明看出了无尽的痛苦，似乎精神的和肉体的疼痛绞合在一起，分不出孰重孰轻。刘凡臣没有多想，只是心存怜悯，把他的痛苦全当成来自生理疾病的折磨。

端起床头的痰盂，刘凡臣小心地端放在隗礼寿面前。隗礼寿半侧身子，努力抬起头，神色极其难用地朝痰盂吐了一口，不是痰，分明是胃液和口水混合的黏质物。紧接着，隗礼寿一阵哼哼叽叽后连接着一声发自胸腔的“唉哟”，虽短促但余音却在空荡的房间里悠长绵延地游荡，仿佛是从遥远的时空隧道里传来，清晰中隐晦了复杂的情感。

放下痰盂，刘凡臣伸手扶住隗礼寿，轻缓地放平他的身子，让他尽量减少移动身子的痛苦，比较舒适地躺在床上。刘凡臣相当小心，不承想，越小心手脚越显得笨拙，右手抽回的一刹间，手指擦边儿触碰到了插进隗礼寿胃道里的塑胶导管。导管虽是软的，但隗礼寿敏感的神经依然觉出了些微不舒服，禁不住接连“唉哟”两声，疑恨的目光瞥了他一眼。刘凡臣不知所措，“对不起”三个字溜到嘴边又给咽了回去。

“不如不说，多一句话便多一次触动他敏感神经的机会，很可能会更深地给他增加一份痛苦。”想到这儿，刘凡臣索性后退一步，拿起痰盂转

身向洗手间走去。

“不可能不疼！”从洗手间走出来时，刘凡臣还在想插在隗礼寿胃里的导管。他只是听医生说，导管的作用在于把胃液抽空，这样才能对身体做全面检查。刘凡臣不敢想象一只导管插进胃里的感觉，他默默祈祷，希望自己一生中不要尝到其中的滋味。

“可是，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能左右，不是自己所意愿的。”刘凡臣想，“隗礼寿如何愿意遭此痛苦？如果按大家议论的情形，当初隗礼寿如果能把握得当，至少稍许收敛，何至于积虑成心病，危及身体健康？”

天不罚，人罚；人不罚，天罚。总要有个交代，有个说法。

刘凡臣来医院照顾隗礼寿，心里不也是一百个一千个甚至一万个不情愿？可是，他无法左右自己的行为，不能不听命于领导的工作安排，心里再难受再不情愿，表面上仍要做得如同领到了赏赐一样，万般称心如意，直至喜上眉梢。

下午，听到崔浩安排自己来医院照顾隗礼寿时，刘凡臣胸腔里立刻像被堵塞了厚重的东西一般，窝心地难受。当时，他真想吼天大叫一声，以求排泄掉积郁。其实，他并非惧怕照顾病人的辛苦，搁在平时，他会心平气和地领受主任的指派。可是，现在对刘凡臣来说是非常时期。省人代会刚刚开幕，这次会议又是五年一遇的换届大会，不仅时间长，而且气氛热闹，官方新闻和小道传闻不绝于耳，煞是有趣。刘凡臣平生第一次混在这样的会议上，周身每一个毛孔都时刻浸透着兴奋。有住的，有吃的，环境一流，质量上乘，省却平日的多少麻烦。更吸引刘凡臣的，在于工作环境的轻松和欢快。会议工作人员的住所，几乎成了娱乐玩耍的专设场所。打扑克、下棋的欢笑吵闹声掩盖了一刻不曾关闭的电视节目的声音，会议的相关工作变成了娱乐之余的调味品，随意地应付片刻即能完整地把棘手的工作摆平，转身又可以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新一轮的嬉闹欢叫中。有多年会议经验的老同志引导刘凡臣时，话语如出一辙：“不用紧张不用怕，小刘，会议工作都是老一套，没什么好干的，既然来了，好好放松放松，人大会议就是每年为咱们提供热闹机会的。”听他们的口气，好像一年的岁月只是为这几天苦熬的。

毕竟是年轻人，刘凡臣喜欢热闹的血性之气瞬间提升上来，原本关注会议新闻、体验会场气氛的激动，不到半天时间几乎全被吸引到会场外休

闲的一角。昨天回办公室拿材料，不就是在牌局正难解难分的时刻被崔浩硬打发走的！刘凡臣心急火燎地往办公室赶，不是因为会议急需材料，而是那边的牌局正等他尽快赶回去以便继续拼杀呢！刘凡臣欲求痛快淋漓疯狂身心的躁动之火，被隗礼寿的生病住院顷刻之间浇灭了，而且来得那么突然，突然得几乎容不得片刻喘息。

隗礼寿侧起身，又要吐。刘凡臣急忙端起痰盂，挪到床沿，但身心还处在刚才思索的情绪里，动作和神情多少显露出些许的不痛快。隗礼寿有否察觉，刘凡臣没在意，毕竟自己意识里没有丝毫故意怠慢的成分，仅仅是受情绪影响的自然顺延。可是，隗礼寿的一句话让刘凡臣明白了自己动作的不妥。隗礼寿平躺在床上，又艰难地侧过头来对刘凡臣说：“小刘，你要觉得困的话，就趴在床上打会儿盹吧！”

“不困，隗主任，没事的。”刘凡臣赶忙说，而且不忘感激地看了一眼隗礼寿。

手拿痰盂，刘凡臣愣了一阵，然后自嘲似的偷偷微笑，转身去洗手间清洗痰盂。“也许隗主任并没觉察到我的情绪变化，而是真的关心我呢！”他想，“这般恶意地揣度他的话，是不是自己神经太过敏感了？”

实际上，即使再犯困，刘凡臣也不可能有打盹的闲余。隗礼寿吐水的频率虽然比起初有所缓解，但对刘凡臣来说仍然显得过于频繁。前一口刚刚冲洗掉，基本来不及将痰盂放下，隗礼寿又要吐的眼神已经急切地传递过来。仅仅有一点变化的，每一次去冲洗痰盂的步伐从容了一些，相比于开始时匆忙地来回奔跑，有时甚至都来不及冲洗的局面，刘凡臣不知要轻松了多少。

这期间，刘凡臣曾产生过一个念头：反正不是痰，不必每次都要冲洗的，积存几次再冲洗也未尝不可。念头仅仅是一闪而过，刘凡臣内心深处的善良不客气地打压了邪恶的苗头。在他看来，那样做的话，起码对病人不尊重，何况他更不想因自己的不谨慎给领导留下坏印象。从骨子里讲，刘凡臣不具有处心积虑讨好领导的因子，但也不存在故意或不小心得罪领导的心理。躺在自己面前的只有病人，不管他仕途上得势与否，目前他只是病人，病人就该得到细心的照顾。刘凡臣不曾有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思想意识，想一想别人听到隗礼寿生病住院时的表情，不要说前来问候，似乎连基本的怜悯都体味不出，而且随意的话语里掺杂了幸灾乐祸隗礼寿咎



由自取的轻狂。

想到这儿，刘凡臣心头掠过一层凉意，为隗礼寿，似乎也有为自己的未来。

一天里，只有办公室主任崔浩来医院看望了隗礼寿。说看望，多少抬举了崔浩的意图。崔浩把刘凡臣带到医院，对隗礼寿说了几句客气的话，以会议上事多为由很快离去。临行，崔浩反复嘱托刘凡臣尽心尽力照顾好隗礼寿，态度诚恳而认真，好像极度重视似的，但严肃的面容下仍掩盖不了急匆匆的心理活动。崔浩说话时语速极快，最后一句话的声音随他急速转动的身子被甩了一百八十度。在刘凡臣听来，声音完全像是从崔浩后脑勺发出来的。刘凡臣根本没听见最后的几个字是什么，只是从前几个字连带后几个字的余音中，胡猜乱蒙理出崔浩的话意：“明天叫小×来替你。”

再没有人来看望隗礼寿。崔浩曾向隗礼寿转达了唐明忠和秘书长的亲切问候。崔浩说：“唐主任听说隗主任您生病住院后，心里非常着急，特意嘱咐我向您转达他的问候，让您在医院里安心治病，彻底地检查一下身体，会议上的事就不要操心了。唐主任说，只要有空闲，他会来医院看望您。”

任凭崔浩怎么说，隗礼寿面部没有任何反应，宛如早已知道似的。其实，在隗礼寿心里，一直在清冷地暗笑，万般滋味只能默默地伴着苦涩，润滑无声地咽进肚里。崔浩说话的当儿，不知有多少个镜像在隗礼寿理智的脑海里游走，从前他站在别人病床前表演的一幕幕，如今极端现实地呈现在自己面前。不同的是，这次自己的角色完全颠了个过。隗礼寿心里再不是滋味，也只好憋闷着自己品尝，残酷的现实横在面前，他无能为力。令刘凡臣纳闷的是，隗礼寿自始至终没有流露出丝毫表示感谢的表情，哪怕是出于最基本的礼貌。

崔浩的身影刚消失在门口时，隗礼寿抬头朝那个方向啐了一口，声音清脆，落地有形。

惊愕间，刘凡臣看得真切，那是一口实实在在的黏痰。

3

夜静时分，仿佛那滩已被清洗过的黏痰痕迹偶尔还会爆出清脆的声